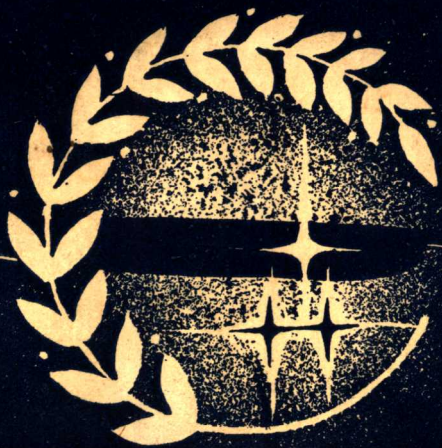




中篇創作選刊

藍色的門江

駱賓基

編主村豐

刊選作創篇中

江門圖的色藍

著基賓駱

行印司公版出豐新

印 翻 蔡 權 版 有

江 門 圖 的 色 藍

賓 駱 者 作 著

司 公 版 出 豐 新 所 行 發
、 號 六 弄 九 三 二 路 西 京 北 海 上

聲 秋 韋 人 行 發

店 書 生 自 所 行 發 分 西 華
號 十 特 街 三 四 國 公 央 中 慶 重

版 滬 月 八 年 六 十 三 國 民 華 中

(三 一 〇 一 灰)

圖們江的神話

吉林省東部國境的高山叢中，有一條寬闊的流水，這就是作爲朝鮮和滿洲土著交界的圖們江。朝鮮人稱呼它用着自己的語調，叫做豆滿江，有誰要探尋自然界的奧秘的美嗎？那麼背着你的鹿皮行囊，提着你的樺木手杖，到這兒來旅行吧！

這是怎樣的一片豐美的大草原呀！當你艱苦的攀上黑頂子山的峰頂，當你掀起鴨嘴帽，用胳膊揩抹額上的汗滴的時候，你立刻會驚訝的塑像般站在那兒了。展在你面前的近景，是圖們江北岸的峽谷，這峽谷上的原始性的洋草（中國沒有適當的名稱來呼喚他，因為俄屬海參威的草原上，生着的草和這裏是同樣的草類，那麼就叫洋草了。還有那個民族比我們這樣更直截了當

的嗎？）形成一片綠湖。波濤，那綠色的波濤，用怎樣輕佻的美姿波動呀！

你忘記了疲勞，忘記了峽谷兩邊還存在着披了密林的山嶺，忘記了注意那綠林活了多少世紀，忘記了考查那每株巨幹粗枝的白樺樹是多大年齡；而且圖們江岸那遠景，又是怎樣誘惑你呀！無盡止的草原，彷彿綠色的海呀，望不清是霧氣還是煙塵？朦朧的，幽渺的，依稀而見的是山嶺形的起伏的紫色影子，然而你真的奔向那盡端去採取自然界的奧秘，那麼你必需預備十天吃不完的乾糧，而還要有一桿備有充分子彈的快槍。一到這大草原的盡處，你就發現那起伏的確乎是一道山脈，只比草原高一兩丈，可是你再站到那排矮山的山頭向山背後望，你才吃驚，原來你所見的大草原，是距離平地四五千公尺的高原，而下邊是深不可測的山列的峰嶺，而峰嶺的最高高度處還比高原矮一二十丈呢！在那些山嶺半腰，你能望見幾坐墻壁歪斜的高麗屯子，也許能望見低空升起的一兩朵白煙，一分鐘之後你能聽見這是槍聲。可是你極

難看見打鳥的獵手，他們全埋在那些稠密的森林裏呀！在北岸的大草原上呢！你可是難見一個足可懷疑有人的響聲了。這裏是那麼幽靜呀，在那排矮山下，空間永恆的迴蕩着一種聲音，背景是那傲昂的圖們江的水流聲，只是在這裏才能聽見的一種宏大的聲音，因為江流是在高原盡處向山峽間直洩了。而在原來的黑頂子山，你就聽不見這種山巖和江水的兩重奏。那裏的江水，是無聲無息的，但遠處一聲鳥鳴，却又那麼清楚，而且你能辨別出是呼喚牠們的情侶還是預言天要起風。雖然這裏是幽美的，而且空氣又那麼的潔淨，在你的眼睛和遼遠的草原空間，沒有一點塵氣，然而彷彿感覺到空氣裏有種什麼使你迷蕩，使你神醉，不是色彩裏，在氣息裏………妖魅性的誘惑你呀！老遠的草原有一塊飄動了，接受愛情似的飄動，越來越近，你就知道一陣風經過這裏了。

總之，你的眼界一接受到這兒，那麼；你將毫不遲疑，獻出你的愛情，

你若是剛剛失戀的人，那麼當時你的腦子裏出現的不會是你痛心的那個人兒，而是一種慾望；就是要在這大草原上躺一躺。想望望純藍的高闊天空。在宇宙的胸脯上求得沉醉，這沉醉，只有你知道多麼珍貴呀！假若你是來買地皮的商人你會失掉你估計地畝產量的能力，你也不去計較土壤和水利而完全迷惑在這夢幻的景緻上，付出二十倍的價錢，你還說便宜，假若你是鐵路工程師，那麼你將要另外改造，來保留這塊草原，那怕改道會消耗你五倍的精力，那怕改道得穿三十個山洞，得建築四十座鐵橋，那怕鐵路建設的機關不批准你都會拿辭職要脅。假若你是個畫家，那麼你帶回去的絕對是一幅白紙，你將對這大草原發出五十聲幸福的嘆息，而丟掉，你那珍貴的畫筆，等到離開這裏你又說是給鬼迷住了。那商人也會說霉氣，那工程師辭職後才發覺確乎是中邪；假若是你還有一點清醒，那麼打聽打聽附近的居民，他們會嘆息着：「確乎有些草精靈呀！難道你不知道吉林出人參嗎？」這時他會低

下頭來做默默的禱告，因為他罪過地說出了那聖潔的草精靈名字。他們是羨慕那些有獵槍的隣居的，當我請求這個神話的講述者而遭到拒絕的時候，我立刻看出他的缺點，你知道人們是各有各的貪心呀！我答應用圍槍來換他的允許，完全出乎我意外。「不便呀；你知道，那能提名道姓的沾污了她們呀！」於是我捨開這望着鄰居提槍而過眼睛就發光的莊稼人，找老婆子那些皺紋滿臉望見一塊花布就展開的老農婦，是怎樣的慈善呀；給過路一塊玉蜀黍餅子，都把烤焦的一角剝去，放到自己的嘴裏，然而同樣地遭了拒絕？不管用銀耳環或是繡花枕頭賄賂她。小孩子聽到這樣的要求就把手裏的糖菓退回來說是「媽不讓提……草精靈。」然而我終於得到了，感謝劉伶呀？他給我們遺下一種寶貝……白乾酒呀；還是那個不接圍槍而拒絕過我的老莊稼人，四兩白乾酒，他就違背了他的誓言。

下面就是這個老人所說的故事。

還是遠古的時代哪！你知道，那個時代的太陽冰冷，大地是堅實的，而圖們江的水流，發白，飄蕩着大的冰塊。幾千年就是這樣過去了。

當太陽第一次溫暖而大地立刻就軟柔了。那時候，它們懂得了什麼是愛情，連圖們江兩岸的冰雪，都融化了，形成若干細狹的水流，那水流的優美音韻，就是發自宇宙內心的歌唱，表示慶祝他們王子和大地的愛情。從高的山峰的巉岩下，從低的山溝中，暢鳴着流下來，參加圖們江的大規模伴奏，只一夜功夫，沿江的兩岸，就有綠色的青草出現。圖們江也變成了藍色的。人們呼喚這個時期，為圖們江上的春天。

圖們江怎麼會一夜的工夫變成藍色呢！這裏也有個原因，原來圖們江很早就有江妖在這裏。她的前身是天界看守王母娘娘果木園的果木仙。正像我

們中國一般的傳說一樣，她在天界犯了罪，才被謫到人間來受苦。

當她在王母的果木園裏某一次碰見呂洞賓的時候——作孽呀！誰都知道呂洞賓是天界出名的風流大仙的，你知道他在下界關的許多浪漫史嗎？到現在京戲裏還有三戲白牡丹，這是一個偷情的聖手呀！不用說在天界也是大有名聲的，你想果木仙整天在那裏看守花草果木，無論是怎樣的聖女，見到那些遊蕩飄舞的蝴蝶，見到果木枝上那些蝴蝶使以誘惑的花朵，沒有不動情的呀！她那時就堅着兩膝坐在花壇癡想起來。她想如其這樣把日子消耗在寂寞裏，倒甯貶到下界去嚐嚐愛情的滋味——就在這想頭過了不久的工夫，呂洞賓從圍牆外經過了，她自己也不知道是鬼迷了呢！還是着了邪？她望着他的時候，嘴唇就現出微笑的影子。雖然那僅僅是一秒鐘的微笑，可是給巡遊神發覺了。那些巡遊神，鬼才知道他們是躲在什麼地方哪！若是他們有另外的案子可以交差，那麼果木仙也許不會給謫到凡間來。真是罪過呀！就是天

界也有這樣湊巧的事情，他們偏偏剛才受了王母一頓訓斥，說是他們忽於職守，呈來的案子不該老是湊不成數，他們的規定是每天至少要有三萬六千份的檢舉報告。他們現在只好把這一樁也歸併到報告裏去了。可是這個果木仙只向呂洞賓微笑，還不能成爲一種不德的罪名哪！這就難壞了他們，幸而有個巡遊神沒有喝醉酒，你知道他們也是怪苦悶的呀！整天遊來蕩去，還得在躲鼻子躲眼的，當那份差事也不比坐辦公廳的老爺們舒服呀！這時候，那個唯一清醒的巡遊神就提起筆來，在微笑底下加了兩行硃筆註解：「微笑時，雙目有光。」於是不德的罪名成立了。這個在果木園寂寞的度過若干歲月的美人兒就遭受了放逐，欣喜的離開了上界，開始看護圖們江了。那時候圖們江上游，就是你嘆賞不絕的那塊青草高長的高原上，還有些修煉的山妖們呢？他們就把果木仙認作江妖，來和她交結了。因爲果木仙既不能升天，也不能定形，只是個脫殼的靈魂，一個姿容嬌美的幻影，也就甘心居於這樣的

地位了。實在她也不願再升上界了，既是闖們江上十倍的寒冷，她至少在下界還有個希望，說不定巡遊神發了慈悲心，替她送個口信兒給呂洞賓哪？那時候，她的名字是黑眼睛。

到底她巴望的日子，來到了。就是山妖們發起慶祝太陽和大地的愛筵上——說到這兒，我不能不解釋爲什麼叫作愛筵呢？因爲呀！它們和我們凡人不同，我們凡人都是說吃結婚酒的。而宇宙的神們，從來是不舉行婚禮的，她們本不要這個罪惡的形式。這簡直是一個刑罰，實在說我們人類將來處置那些該判死刑的囚犯，不必槍決，也不必用絞架，只要給他找個不喜歡的女人結婚好了。永遠不許他離遺，或者他和他的妻子離婚的時候，不准，讓他在已經失去愛情的夫妻間受罪，實在呢！作孽呀！我就是受着這種刑罰的呀！你知道，我和我那個燒火的，唯一還能活在這個世界上的原因，就是生了三個閨女兩個小子，大的已經能放牲口了，還得感謝老天，若不，早就磨折

死了，還能對您講天說地！

（感謝上帝！他到底又回到故事本身了。）

在那愛筵上，加殊筆小註的那位巡遊神也來參加了。太陽的勢力大呀！這就是俗語所說：「人在人以下，誰敢不低頭。」並且還給黑眼睛帶來一個消息，呂洞賓今晚上也許來看她，她是帶着徒兒柳樹精到下界來旅行的。這位巡遊神出色的聰明呀！他並且說從前限於職守，不得不檢舉她，實際上能瞞得住王母那個老婆子，他又爲什麼不樂於幫忙呢？巡遊神說的也是心裏的話，不過他沒有說，若不是前兩天聽見王母娘娘有下詔赦果木仙的口風，他絕不會這麼巴結她。所以肯低聲下氣的陪不是，並非是想在黑眼睛的心上討好。究竟她是王母娘娘跟前的人，不管怎樣，襯衣到底比外套近一層，而且朝晚和王母相處，不使得罪的。

黑眼睛當時靜靜聽着。沒有一點兒快活神氣，完全是打敗仗的俘虜站在

敵人的面前一樣。最後她說話了，只短短三個字：「謝謝您。」說完，就低着頭匆匆的地走了。

這天晚上，有燦爛的星光。是個幽美的夜。天空深藍。大地幽黑，顯得亮晶晶的黃金色的星光，是那麼神祕呀！圖們江的水流，靜靜的歌唱着，聲音又低又幽韻，我想世界上再沒有什麼樂器比這江水所奏的樂曲，更誘惑人的聽感了！那時候，許多美麗的山妖們，都在圖們江的上游，飄遊着，她們一個一個的歡舞呀！所有這些圖們江的貴賓的香髮，都是披散在她們那肌膚光潤的肩上，耳鬢全插着她們住居的山上特有的花朵，那是土壤受了太陽的溫暖的愛第一次吐育出來的嬌子。她們的腳，是赤裸着的，胸部和兩條肌肉細緻的長腿，也是赤裸着，渾身只有一條輕柔而且透明的白紗巾兒斜披在肩上。唯獨是黑眼睛，那可憐的美人兒，披了一條黑紗巾兒，而且是孤另另的在遠遠的上游，散着步。一會子昂頭向遠遠西方天陞望望，一會子又低頭徘徊

徊起來。她說不出自己究竟是害怕那個撩心的仙子來呢？還是希望他來。夜是漸漸地深了，深了！那些山妖愉快的和圖們江道了別。還要呼喚江妖，和她知一聲，可是那些智慧的，就及時止住了：「爲什麼要驚動那傷心的人兒呢？讓她在那兒發散她的悲怨吧！」他們小聲說，她們用惋惜的眼光瞭望着她，彼此再會心的笑，就走了。帶着她們過度的疲倦，在天亮以前要回山洞睡一會兒。圖們江週圍，一個閃動的妖形都沒有來。寂靜呀！只有高空的星之羣，照耀着江水和遠山。江水是休息了，還是睡眠了呢？一點聲息也沒有？這時候的黑眼睛呀！還在上游孤獨的散着步呢？她有無限的悵惘和憂愁，已經失去注意週圍的閒工夫了。最後，她終於發現，她是給孤另另的遺棄在這兒了。那時候，她那巧小的薄唇裏，有微微的嘆息吐出來。抖抖披肩，也準備沉入她的江底的寓所了。就在她剛彎腰的時候，她突然聽見背後有種聲音輕軟的呼喚她，耳緣發出一種醉心的呼吸，就迴轉她那白潔的脖頸，而且

她那秀美的嘴唇，完全不自主的笑了。（本來她是想作出嚴肅的神情）現在她的頭可低下來了，她是多麼害羞她那不由自主的微笑呀！她心裏叫着：我是他的了。她那細軟的腰軀，接觸到有力的環抱工夫，就暈過去，一無抵抗的給那仙子平空抱起來。

永遠不忘的一夜呀！幸福的一夜呀！星星快活而青草滋長的一夜呀！

當黑眼睛獨自個兒立在江邊上愉快地接觸到太陽的時候，她的眼睛就變成了藍色的，而圖們江的江水也變成了美麗的藍色；並且她已懷了孕。

不久，巡遊神就一次傳遞王母臨下土來巡狩的消息。圖們江江妖黑眼睛開始憂鬱了。因為這正是兩岸青草蓬勃，花朵接受愛情的季節，而且圖們江是毫無隱飾的現着藍色。太陽炎熱，大地喘吁。怎麼能瞞過王母的智慧和眼睛呢！

是太陽作的法呀；還是司掌風霜的天神愛護她們的良友？圖們江江妖感